



第一眼见到刘大姐时，很难把她和诗歌联系起来。个子不高，圆嘟嘟的脸，说话带着永川大安老家口音。

刘忠碧今年65岁，是重庆左岸环卫两江新区项目部的一名普通环卫工，负责金源路附近路段保洁。当环卫工大半年期间，写下了近100首诗，大家都笑称她是“马路诗人”。

刘大姐却连连摆手，她觉得诗人这个称谓离自己很远、很远。

在她这里，诗歌长在垃圾桶旁，长在泥土里，长在被揉皱的烟盒纸上，长在车水马龙的路边。

在她这里，诗歌长在垃圾桶旁，长在泥土里，长在被揉皱的烟盒纸上，长在车水马龙的路边。她用自己的方式证明，诗意属于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……

马路诗人 刘大姐

1 街道上的诗人

第一次见到刘忠碧时，是休息时间，她坐在一家快餐厅外的长凳上，手忙脚乱地从兜里掏出一沓皱巴巴的纸片，有超市小票，有捡来的烟盒纸壳，也有打印店扔掉的A4废纸。

翻一面就能写字了。

有时灵感来了，一个念头闪过，她就随手抓起手边的纸，赶紧记下来。生怕那些从生活里长出来的句子，转眼就飞走了。

刘忠碧写的内容很多都跟日常工作有关。她写垃圾桶：“勤擦果皮箱，清风满路香。”她写护栏：“躬身拭护栏，汗水湿衣衫。尘尽光映日，擦亮一城欢。”

她写给洒水车师傅：“晨迎微露洗车行，一路清流润主城。骄阳不避除尘累，无言坚守为民生。”

别人帮助她，她写诗表感谢：“风雨黄葛叶纷飞，满地黄金手自挥。多谢组长来相助，辛劳减半暖相偎。”

“五一”劳动节，她写下：“汗水淋漓装锦绣，终生奋斗谱华章。”在别人看来再普通不过的工作，在她笔下却有了另一种模样。

她把扫地形容成拉二胡：“扫帚在地面来回摆动，沙沙作响，像琴弦流淌出的旋律”；她又把清扫落叶称为打太极：“一推一拉，一进一退，看似缓慢，却有自己的节奏。”“做哪样工作不累嘛，但总要找点乐趣！”刘忠碧笑着说，她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——

那是一种经历过生活风雨后依然保持热爱笑容。

2 一个自觉“失败”的人 诗歌是知己

如果不是遇见诗歌，刘忠碧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失败的人。年轻时，她初中只读了两年，种过地，当过幼儿园阿姨，进过工厂，也在建筑行业干过活。每做一行，她都会认真干，到现在，她还会看施工图纸，会核算材料。

几十年来，她换过多份工作，却始终觉得自己没做出什么成绩，没有赚到多少钱，也没有成为别人羡慕的人。

2025年10月，刘忠碧为了照顾孙子搬到金源路附近居住，应聘上了环卫岗位。

谈起过往，她总是摆摆手：“不说了，不说了。”脸上挂着笑，可那笑容里，又藏着一些复杂的东西。

那些生活给予她的遗憾和失落，她很少向别人提起。直到后来，她重新拾起年轻时的爱好——写诗。

年轻时，她很喜欢写诗。只不过，为了生计，不得不四处奔波，写了又扔，扔了又写，慢慢搁置了下来。

真正坚持下来，倒是这些年。“心里有什么话，写下来就舒服了。”

在刘忠碧心里，诗歌像一个不会打断她的朋友。高兴的时候可以写，难过的时候也可以写。前年母亲去世后，当第一个母亲节到来时，她整夜睡不着觉。第二天写下一首诗送给母亲。没人知道那首诗写了多久，但她知道，那些说不出的思念，终于有了归处。

3 图书馆里的环卫工

到了午休时间，刘忠碧很快吃完饭，往金源路附近的图书馆跑。

这里的工作人员都认识她。保安小张说，刘大姐每次来图书馆，都会先把扫把放在门外，洗干净手，再进去看书，像完成一个郑重的仪式。有些字不认识，她就翻字典。有些诗句不懂，她就拿着本子去请教工作人员。

问她最喜欢看什么书，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，像《知音》一类的杂志看得最多——她觉得和自己的生活最贴近。看到好的词句，她就会掏出笔记下来，慢慢品味、学习。

刘忠碧平时还爱看的电视节目是《中国诗词大会》，一期都舍不得落下。如果错过了直播，还会专门找重播补上。

她喜欢听康震讲诗，也喜欢蒙曼慢慢条斯理地分析典故。听到精彩处，经常忘记时间。

上学时，一位姓杜的老师曾告诉她：“写诗要有意境，也要源于生活。”几十年过去，这句话她一直记得。虽然她总谦虚地说：“我没文化，写得不好。”可她写下的每一句，都来自真实生活，带着泥土气息，带着烟火味道，带着普通劳动者最朴素的情感。

4 诗不一定要被看见

刘忠碧有时会把诗发到环卫工微

信群，她说给大家活跃气氛。同事邓凤英和潘延淑都看过。“我们基本都看得懂。”“挺有意思的。”“看到身边有人给我们环卫工群体写诗，觉得挺了不起……”

有同事开玩笑说：“刘大姐，以后等你出本诗集哦！”刘忠碧听完哈哈大笑：“扯远了扯远了！我都是东拼西凑，咋可能出书。你们爱看，我就开心咯。”然后随口吟出一句，“天生无才不怕羞，拼诗凑句写春秋。”工友们都乐了，她也跟着笑，笑得像个孩子。

众人散了，她叹了口气说：“正儿八经认真欣赏诗的人其实并不多。”有时候，她发给老同学，对方只是礼貌地回一个表情。也遇到过有人说她太闲，甚至觉得是在故作高雅。

“会感到失落吗？”刘忠碧摇摇头：“失落的事情太多了，这算什么。”

她早已学会与生活和解。在她心里，写诗不是为了发表，也不是为了出名，更不是为了证明什么，只是因为喜欢。

“别人发抖音视频，我写诗。别人喜欢花花草草，我喜欢诗。就这么简单！”

5 扫帚经过的地方，也有远方

“工作很辛苦吧？”她脱口而出：“炎夏汗飞如瀑泻……”话没说完，自己先捂嘴笑了。扫完遍地的落叶，她会随手写下一首诗：“山城春深葛叶黄，繁英簌簌满路香。”

对她来说，当一名环卫工同样有趣，只要肯吃苦，不怕累，就能干好。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意义。无非就是把

路扫干净，让别人走得舒服一些。有时听见路人夸赞一句：“大姐，这里扫得真干净！”甚至还有人递来一瓶水，她心里就特别高兴，觉得自己的劳动有价值。

有人觉得诗歌属于远方，属于书房，属于那些遥不可及的文学殿堂。可在刘忠碧这里，诗歌就在垃圾桶旁，在扫帚底下，在凌晨的街头。

我们问她会不会用AI写诗，她一脸茫然，甚至不知道什么是AI。

但她知道凌晨4点的风是什么味道，知道雨后树叶是什么颜色，知道一辆洒水车驶过时，车灯会照亮谁回家的路。

这些，都是生活教给她的诗句。傍晚时分，金源路的人渐渐多起来。刘忠碧收起扫帚，把写满字的纸条小心折好，放进口袋。

明天，她还会继续扫街，也会继续写诗。她或许永远不会成为著名诗人，她的诗或许依然没有太多人欣赏，但她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一件事：诗意从来不属于少数人，它属于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。

脚下有泥土，心中有热爱。即使站在最平凡的岗位上，也依然能够仰望星空。而刘忠碧的浪漫，从来不是逃离生活，恰恰是在生活最真实、最辛苦的地方，依然愿意发现美、记录美、热爱美。

她扫的是街道，写下的是人间。
上游新闻-重庆晨报记者 纪文伶 邹飞



当环卫工大半年期间，刘忠碧写下了近一百首诗。



在图书馆里看书